

精打细磨 至真 至纯 至美

沪剧《敦煌女儿》尽力还原樊锦诗内心世界



台前幕后

昨晚的城市剧院没有演出，却一直灯火通明到深夜。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里，上海沪剧院《敦煌女儿》剧组每天在这里驻扎10小时以上，为10日在东方艺术中心全新亮相的提升版《敦煌女儿》进行最后的走台准备。当然，这远远不是这部戏的终点，12日沪剧院还将针对这部戏再度召开专家研讨会，精益求精，让它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呈现时再上一个台阶。

为作品 至真

完整过了一遍戏之后，导演张曼君指出后半段的节奏有些松散。上海沪剧院院长兼主演茅善玉马上意识到，剧中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的一段争吵比预期耗时长了些，她随即和饰演彭金章的钱思剑重新唱了一遍，又带着合唱队调整了一下节奏。尽管已经改了若干次，但主创团队依旧觉得这部戏还有提升空间。《敦煌女儿》参评十二艺节的场次定在5月30日、31日的美琪大戏院，尽管时间紧迫，但大家都想尽可能地将这份答卷做得更好。

走台并不公开售票，但台下依然坐了一帮铁杆沪剧迷。不少人从几年前就开始追随《敦煌女儿》的演出。戏迷邱阿姨表示，《敦煌女儿》非常贴近生活，看完后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没想到上海本土的戏曲艺术在当代化呈现上可以如此前卫。张曼君也评价，多次打磨以来，演员和角色的贴合度越来越高，体验越来越真切，几乎合二为一了。

为敦煌 至纯

樊锦诗在漫漫守护之路中爱上了敦煌，茅善玉也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爱”上了樊锦诗。最初，茅善玉对樊锦诗了解不多，因为不少人用“严肃”“厉害”等词汇形容樊锦诗。但在茅善玉6次赶赴敦煌，并多次与樊锦诗在上海见面后，她逐渐走进了樊锦诗的内心。茅善玉对樊锦诗说：“我看到你的笑容，觉得你是个很单纯、纯真的人。”樊锦诗笑着说：“真的吗？我家老彭也说我是个傻傻的人。”外表柔弱，内心单纯却强大，这样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茅善玉，也坚定了她一定要把《敦煌女儿》做好的信念。

在很多人眼里，敦煌意味着沙漠与戈壁的荒凉，但在樊锦诗眼里，敦煌却是一片净土。在这个舞台上，最主要的诉求就是提纯。因此，《敦煌女儿》的舞美非常简洁，倒梯形的白色幕布与两块框形道具延伸出了无限想象。敦煌元素特别多，怎么提炼出最具代表性的元素？最终，《敦煌女儿》选择了飞天和佛陀的形象，以悬挂和投影的方式呈现出敦煌千年的文化积淀。此次亮相的版本，还新增了敦煌的数字化保护成果，一尊尊佛像从白描到3D立体的数字化进程以多媒体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直观地传递

出樊锦诗守护敦煌的努力。

为艺术 至美

这部戏跳进跳出的戏剧结构，让茅善玉需要在樊锦诗的各个人生阶段自由切换，刚刚还是80岁的樊锦诗，一转身就要变身25岁时的樊锦诗，这对她在舞台上换装的速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昨晚走台结束，茅善玉还在和工作人员讨论如何才能把换装时间压缩得更短等细节问题。

待脱去戏里的大衣走进化妆间，茅善玉已是汗流浃背。她说：“能参与到《敦煌女儿》里我很过瘾，也很用心地想做好这部戏，这样一部作品对沪剧院和我的艺术生涯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舞台上的茅善玉好似莫高窟里的樊锦诗，她们都是为了自己的所爱默默奉献着。

本报记者 赵玥



马上评

坚持的理由

□ 赵玥

8年磨一戏，《敦煌女儿》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多。茅善玉被问得最多的，就是为什么沪剧要改编这个故事？樊锦诗是上海姑娘，但她的故事真的适合改编成戏曲吗？一开始，不看好的声音和意见很多，但随着作品逐渐成型，支持者也越来越多。现在许多人说，茅善玉和樊锦诗有相似之处了。

这8年来，茅善玉就在各种声音中最终选择了坚持。过程自然是艰辛，但茅善玉觉得这不只是一部戏的问题，而是沪剧在当代乃至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提升沪剧的高度

和层次，就不能只演家长里短的作品，还需要像《敦煌女儿》这样可以体现思想内涵和文化素养的剧目。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已经处在比较高的水平，《敦煌女儿》尝试做出的突破就是要让年轻人意识到，其实沪剧的观众群体不只是中老年人，传统戏曲无论在题材选择、表演方式还是艺术感染力或戏剧张力上，都可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敦煌女儿》剧照 沈刚摄



文体话题

学会写“百字剧”就能当编剧？

人人知道“剧本是‘一剧之本’”，但少有人知道如何真正写好剧本——且不说艺术院校培养的编剧毕业生在绝对数量上远远低于其他专业，更别谈如今大部分愿意投身剧本创作的往往最大的优势只是“兴趣”……今天，上戏博导、编剧学研究中心主任陆军透露，将依托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艺术人才培养的资助，免费向28名精挑细算的40岁以下文学爱好者传递编剧秘籍——简言之，会写“百字剧”就能当编剧。

当然，据陆教授介绍，“百字剧”只是“百·千·万字剧”编剧工作坊中的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字数越少越难写。100字的“百字剧”就是“戏核”，好比一个剧本中最精华、凝练的创意或蓝图；1000字的“千字剧”就是“戏

眼”，就是一个剧本里的“终场戏”或曰“高潮戏”；10000字的“万字剧”就是“戏髓”，亦即剧本最重要的结构框架。“张奶奶家养了两只鸡，一只骄傲的小公鸡和一只温良的小母鸡……时至夏令，奶奶按民俗要将小公鸡炖给小孙子进补，谁知，公鸡居然会下蛋了……”这一段不到100字的“百字剧”就是儿童剧《公鸡下蛋》的“戏核”，松江新浜镇的工作人员俞月娥，最终将其发展成5000字的剧本，刊登上了去年唯一一本国家级戏剧文本月刊《剧本》，还获得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去年第二期项目资助。

从21岁发表第一个剧本至今，陆教授有着43年创作和教学经验。按他的说法：“我之所以集一生所学，创造出这套独特的编剧

法，是有感于当下不少青年编剧的水平名不副实，以至于经常扪心自问：我曾经做了8年戏剧文学系的主任，是否不合格呢？”在与海外交流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中国现有编剧法则的不足。最近5年，他每年都与获得过托尼奖的美籍华裔编剧黄哲伦交换两名学生——交换到上海来的学生往往都是哈佛大学或者芝加哥大学戏剧系的学生。因而，陆教授也始终在摸索一套“既有中国传统和民族特色，又与根植于西方编剧理论相融合的剧本创作方法”。在实践中，他渐渐摸索出了“百·千·万字剧”的核心理念。当然，他也表示：“要真正成为一位艺术水准很高的编剧，需要足够的文学底蕴、社会阅历、思想深度和价值判断，但是如果在一个学期里学会了

‘百·千·万’，至少可以让一位中等文化水平的人，掌握编剧技巧的核心技术，写出符合基本规范的剧本。”

事实上，他从2017年暑期开始在大中学教师中推广普及这一编剧法。向明中学语文教师顾月云，在陆教授的带领创作了话剧《生命行歌》，获得了文旅部剧本扶持工程项目资助，这一轮资助在全国仅有5个剧本入选。该剧主演刘子枫、男配安振吉还获得了今年白玉兰戏剧表演奖主角奖和配角奖。虽然，编剧水准高低最终还是看个人的生活阅历、精神能量，但是相对务实、学习迅速的“百·千·万字剧”编剧法对于初入门者而言，还是一条捷径。

本报记者 朱光